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卣　選輯
　　　　　　　　　董姚中士餘叅閱

白石先生集

疏　　　　　　　　　　蔡汝楠

攄愚悃言邊情賛脩攘以光神武事疏　邊情

臣觀六月邸報、虜入三關、仍擾太原、仰惟　陛下屢降　明旨、修飭兵政、邊民有患、痌瘝在己、思惇德允

元之實、求威名折衝之臣、天下聞　陛下哀濟羣庶、
伸暢威靈、咸深戴賴、至於邊民、若被更生、不勝幸甚、
頃者南方傳言虜至潞安、稍稍遷動、恐窺井陘、趨河
南、或不可支、旋聞出境、臣竊思　陛下可稍慰北顧
之心、然虜北去、豈將帥宣威武能制其然、實　陛下
乾剛所運、先聲遠馳、庶令震疊在虜、爲力攻所未能、
以倦而歸耳、臣思近年北邊爲患、稍進則張皇太過、
一去則晏安不憂、臣以今日之憂正在此、不在虜、語
云、不患其侵、而患其所以侵、嘉靖十九年、達虜之犯

興嵐止二萬耳二十年犯太原石州差增前年而亦
止十餘萬今年遂深入太原且窺澤潞比之蘆溝橋
已切 神京南之臨清腹心要地聲言無復顧忌其
（俺答非但外）
所以敢犯神畧頻越至此者由來有漸矣俺答諸酋
（非部落亦且內招我民如板升之類是也）
夷性勁强尤善招集部落充斥誘引日繁加剽掠之
富因河套之利連年傷殘中國怙桀驁而乘空虛反
坐所勝將懦兵疲食少律疎以竭當盈中國適坐所
不能勝事機曉然獨去秋至今一載之中稍不廢經
畧而應敵之效逾見餒弱臣思 廟筭無遺而臣下

或承宣未悉，抑不虞兇焰，庶幾未來，有談邊之名，無戡定之實，緣至於此，但今年較昔，已自不同，何以支來年之愈甚耶，自古禦夷，咸先自治，養銳以待，猶或失之，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未聞臨事為備，而得至計者也，臣以邊境釁孽尚在，赤子金夷未瘳，誠復入寇，必挫其鋒，庶弭遠患，不然，何以厭狼狦之心，冀靜息之日，儒生之見，輒曰去則不追，無邀邊功，此正誤今日國事者，夫應兵勝敵，不與要功絕漠者同，如其能勝，彌章今日之武功，無損　朝廷之

文德、又虜雖猖獗、與往代之有所據依者界殊、至懸孤軍、深入千里、極爲下愚、要之特游魂假息耳、漢光武曾以昆陽數千兵、破尋邑百萬之衆、虜非尋邑可方、兵視昆陽加盛、撫我盈盛、益以智勇、虜何足言、此必戰必勝之計也、獻計者、近亦甚衆、參籌邊塞、言人人殊、豈無讜言嘉謨、可備採錄、第未聞有確然用其謀策、致邊境綏靜之福者、出所臆度、未免膚引繁文、訛舛地理、而部司指摘爲瑕、遺其精料、獨臣以兵難遙度、雖趙充國漢之老將、不至金城、不敢深言、故凡

開陳邊圉之事願　陛下明勑部司錄其大體畧其微瑕務裨事實不靳施行庶智者先無遺謀勇者自能畢力臣本謭庸深慙武用至於兵革尤所未聞獨戀國憂心每惟大體更求緩急區別事宜蚤夜究繹欲効微末況　聖人明目達聰之日雖曰天高惟冀聽卑臣惟方今事勢有關　朝廷綱維修順治以振威嚴者八係邊境事情祛夙弊以興漸政者十即於邊境之中開拆機宜爲責近功以弭邊患者六經遠猷以圖永寧者四無非欲　陛下樹根本之政悉革

夷之情酌緩急之分決勝負之策其他纖細不敢踰度亦不敢輕言夫樹國必有閫外之寄扞城四裔之民夾輔 中朝之盛故將與相等皆係天下安危雖烽警寂息海內晏然亦當注意將相矧今時事當復何先故建議百端無如用將議者皆曰天下文治久安文恬武熙名將之材恐未必有縱有其材誰則知之不知天下士如棋布惟所用之以爲勝負必借材異代而用之是舉世道而任其降抱也臣甚謂不然去歲邊事孔棘會舉將材如尚書唐龍等今曾用之

乎此臣所謂一退而晏安不憂者也將材在往時姑以異代難引證喻即如 太祖高皇帝肇興淮甸當時從者徐達常遇春等起自側微沐英以養子用傅友德以降因用各著徽業封至公侯此數臣者豈乎居蘊畧預識其然而 太祖駕馭各能為用假令數臣生今之世何以甄辨之其遠跡草萊不能甄辨猶可諉曰不能今試有成効衆望所歸薦揚既及而爵位若恡此不知何說也故臣以為將未嘗之人而人未嘗用 陛下試以科道所舉者若兩京同醂或撫

按有荐先年歲歷，載在司功者，斷然用之，責其成効，如郭隗應禮賢故事，何患將來之不集哉。見而不舉，舉而不先，更求堪用，非所聞也。如所舉之將幸能用之矣。其所資以用者曰權。郭子儀相州之潰，以九節度之師無所容其力，曹彬受一劍以下江南，非曹彬智而子儀弱，在委任重不重耳。細柳之軍，御轡不馳；江南之役，至權貴不欲從為副將。今縱曰無此將材，矣然曾謂有此委任乎。兵法曰，國不可以從外理，兵不可以從中御。今總督諸臣，動輒牽制，賞罰不能信，

務糧不能給，將修不能專，攻守不能調，倏然欲行，奄忽報罷，甚則擿敝小疵，至相糾責，請兵請糧，此正爲國事然耳，旁皇哀求，延頸企踵，而內應不至，宜其鰓鰓然結疑慮之懷，而臨事蓄縮也，此皆爲賢者論，稍有以得失凶吝回滑其中者，求安之術，無所不至，至有謂京師發銀，自關而出，亦自關而入，保全之道不得不然也，七月邸報，起用原任總督都御史翟鵬，委任之道，似與昔殊，恐達賊一去，此意不申，當時舉動一彌文耳，臣願　陛下明播此意，申自部司，斷自

宸衷撰爲手勅附近巡撫而下咸使聞知凡軍旅纖悉各聽翟鵬相機運動據所成策具本奏聞其陝西薊州河南山東諸路不聽宣大節制者即許翟鵬參劾偏裨以下以軍法處之其有容隱亦以罪論若不能悉心効力縱醜類爲　廟堂憂此則翟鵬之罪在所不宥其他如戰攻之具芻粟之峙車馬之備募兵之法聲援策應之勢盡以付鵬庶幾經營酌量部司不得阻撓於前文吏不得躡尋其後不必疑留而後行罰無俟敵至而後策勲鼓無前之勇收敵愾之効

隨形裁制、第有可觀、西路總督三邊、移文申勅、亦復如是、此謂未有必勝之民、先有必勝之將、兵家以氣爲主、將帥之氣、既已百倍、他復何憂、此任將不可不重也、臣見國家　列聖相繼、壽考作人、　陛下諮詢賢哲、於茲二十餘年、至用一將官、遂難其選、先後廷臣論薦、止一翟鵬、言官所舉、如唐龍等、亦不多得、非所以推延多士、彰顯　聖朝、兵法曰、選將於卿、卿可將也、周之尚父方叔、鷹揚翰飛、入則爲師臣、出則爲將帥、當今人材、或未易比、但臣考漢制、邊方有警、左

右之臣。皆堪出師。居圍練觀察。自員外郎中以上。皆任將相之職。排難解紛。英俊代見。今左右臣工。何其遠讓漢唐。稱之良將。臣雖駑下。竊爲恥之。然其故何也。間嘗竊問舊臣。緣得其由。即我 先朝用人。資級不如是之限。等分不如是之明。京堂不如是之冒。在今士習樂清虛而厭任事。以省贖爲華要。以職事爲冗官。夤緣求進。冀陟清階。四品五品京堂。既由此舉。時方清夷故推若之士爲京堂京堂未幾即推巡撫神廟末年猶然也當今四郊多壘督撫之臣號爲畏途由是復將來巡撫以次推用。履歷便捷。一超而上。積以成風臣以國家平時。不愛京堂以寵虛倖之士。一旦有急

多從兩司推擧邊道奏 明旨凡邊方巡撫不得全用無有戮力任事者其他能臣又一切散布下寮格以兩司欲中外問投爲銓序人物又一変也常例有才莫展此憂時者所以必爲之太息也 陛下清問之議一問輔臣在朝京堂誰堪軍旅以何助廣躋陟至此則其故可知矣請自今凡四品五品京堂如有推陞廣求賢俊無泥成規既陞之後欲如先朝特差經畧故事分遣數員行歷各邊據所條謀行之總督年終還 朝以備敷奏其不附韜畧難稱巡撫者陞遷之日許科道官即時參劾改調外任徐試功能因使髦士滿朝左右可用翼宜 陛下精明之

政不獨為今日養將而已至於武職猶有可言公侯
國戚世守山河之盟莫捄緩急之用臣欲請應襲者
赴兵部習觀時事弱冠堪用者即令充偏裨履疆場
一受節制於總督大臣使襲替之後遂領總兵之職
庶重祿之下自有賢才而世家不至乏人然後乃武
乃文 帝心簡在惟命所適詩稱濟濟何以加焉獨
養將者 天子之事又吏部兵部之事乃者邊方失
事該山西巡按御史童漢臣劾總兵官張達巡撫都
御史劉臬能大有等誤事詿禍之罪此三臣誠有罪

矣張達臣不知其詳、不敢謬論、第劉臬等本持橐簪筆之臣。責其冠軍決戰之績、其何能及。必至是耳。邊事之警、不為不急、詢于九卿、不為不衆、決于吏部、不為不公、竟無武畧之用、或貽彼已之譏、陛下有以知近日之舉將乎。每一邊將員缺、廟堂之上、相傾無人。非因分誼疎逖。登崇日淺者。舉以中之。則為人處缺而已。其畧負聲望者。恐其見推而幸其不舉。自負不訾之身。先慮不測之禍、誠何心哉。臣以為今日與陛下共此生民之憂者誰也。要之邊境之憂、上

則 朝廷下則生民耳臣思今日之弊正爲假憂吏部尚書許讚起自河南蒙 恩遇特厚 陛下又宣召而面勅之令後舉將但在得人不避權貴不畢小官無爲人處缺以共禍階康濟實用非綴文飾虛者所辨讚必感激能有以報効 陛下臣又聞 先朝兵部尚書馬文升留心邊事延訪武臣每攜簡札出入懷袖大小將材例自筆錄每有報缺器使得宜兵務周悉 陛下遴選廣衆得如文升者以更本兵豈如今日之大謬不然耶大抵舉將無文武取之有二

一曰倜儻。二曰耿亮。倜儻者。彼且圖其大。而況矜細、耿亮者。彼且爲我效。而況謀生。有小才而持齷齪之懷。負細能而無捐生之志者。不用總在吏兵二部。得人惟願　陛下神裁而已、虜患頗緩。所宜亟正者、朝廷之紀綱、紀綱維何、曰　朝廷所以令天下震服不敢違越者法耳。春秋城濮之戰、而子玉誅、五代史高平之役、而樊愛能死、卒之爭長江漢、而威震關南此明法令之效也、今三法司明刑畿內、用克彌成政教、然見近禁綱頗弊、寄於巖廊之前、闊略於邊境之

上求諸邊激勸不可得也往因　陛下毋恩曠蕩將
士恃　恩以至今日但去年石州太原之犯猶先抵
戰至撑拒不勝然後推縻　陛下赦原斯有可言今
佳文寔亦極諭邊將
年李蓁李朝陽楊德何堂盧瑾張文懿或假按伏以
按伏之失策
避聲勢或恣旁觀以失事機或守拘攣以絕策應罪
皆難原而李蓁遠任懷仁退避嶂頭致賊過左衛犯
馬邑而漫然不知若言鋒不可當何不殊死一戰遂
令深入罪狀尤甚臣恐有掇拾殘功希掩惡跡俾其
漏網者臣本刑官謹按大明律失悞軍機者斬豈有

虜越城堡踰重關城外關廂爲賊虜掠而無一人當其罪者兵法一鼓作氣再不一鼓曾不成列斯其謂何不用命戮於社三代已然不能謀人之軍而殺亦載於禮將臣可宥百千生靈之命獨不可閔耶　朝廷閔生民而勑法將臣引禮誓以就刑此於明作之中實寓中孚之意願　陛下即下紀功官明勘以付法官處以前罪不惟典刑慎修且令邊塞踴躍前來既戒作新將來此謂紀綱正紀綱正而次第不舉者未之有也將官布列所欲言者又在明其職守即如

山西巡撫臣曾詢訪故典，原應於鴈門住劄，故其官銜　欽差提督鴈門等處地方，　朝廷之意，先鴈門而後山西，避徼靜而後內郡安也。今移入省城矣，重兵利器，擁以自固，甚非　朝廷設官之意，大將既然，踵弊效尤，諸將可知，未至而懼，戰戰惴恐，各擇安固，自保其軀，誰有爲國當敵者，請自今申明職守，山西將官，各於隘閼處所，建立衙門，不令仍前深居避敵，巡撫一移，其他自動。斯偏頭鴈門等處元戎耀威，部曲生氣，乞　命兵部，即行山西將遷改日期，隨具奏

聞不至因循斯亦計之可採者也兵法固宜聯結聲援於內尤須撫安內附者以絕虜援因防首尾衝決之患趙充國伐先零而赦罕开為此耳近見該部具題行河南山東保定各巡撫都御史俱於要地設備又選領精銳河南為山西援山東為河南援保定仍與山東河南聯會併力擒勦庶在內諸路成聯絡之勢併甲兵之力然虜亦有援不可不慮俺答吉囊既來深入而小王子擁衆數萬於獨石地方最為伉健（小王子與俺答內不相係中國尚未知之）且援東則東應援西則西應變動難測方宜周防東

路朶顏諸夷西番各酋俱假進貢貪求無已稍一裁損彼輒不堪而三衛尤甚毎稱結婚西北搖務邊臣即此見其禍萌已動萬一連結干戈搖動心腹計將何從夫醜夷之屬却之成怨受之則驕獨乘其習久易制及其炌起難馴雖難遂其谿壑之求不可致其怨背之患臣欲請起用邊方大臣赴京候用者特命一員總督遼薊地方綏徠諸夷宣示威福關外營中視爲一體山海內外總一事權西番內附者申命甯夏總督都御史賞諭優納示國大體務假羈縻之虛

文遂斷北虜之羽翼庶固內援永絕他患京師者天下之樞比因時事京師戒嚴內外震肅修飭輿作庶幾乃事事有備之意獨築外羅城之議至引小國三

（該京師示弱非所以張形勢也此論是也）

里之城七里之郭為愉臣以為不然夫成周為邦君樹藩屏者千八百國後德衰自相征伐于斯時也以諸侯攻諸侯因各以全國之力營一城郭以自衛絕大國侵凌之患今天下全盛金城湯固且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民所會聚比屋結檻雜集浩穰當連三輔外郭之建焉得人人而納之既傷無外之化不免勸

作之勞此臣所謂張皇者也臣願凡京師興作亟須停息悉心輸力專事邊方縱謂不當解嚴亦在命提督團營尚書劉天和加意團營勾補缺乏選練精强或於九門各擇便地聽其散操其京軍散處各縣或武清西河地方者取其正軍充實京城斯亦不可謂之不嚴矣若竭帑財而示張皇努力經營反爲虜笑臣不願今日爲此以上任將用將養將舉將振紀綱明臣守固內援停工役凡八事此所謂關係 朝廷綱維修順治以振威嚴者此也兵必先定制而後士

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罰乃明，刑罰既明，而後萬人齊力，故兵法曰，卒畏將，甚於畏敵者勝，未聞豪悍緩散，擁數萬之師，挑狐疑之心，乃得勝策者也，臣居京師時，頗知大同鎮軍。自癸巳李瑾之變以來，猖狂恣睢，驕氣未殄。將帥曲為包容，名雖服從，實懷無忌。鎮軍既然，諸部相效，關居則揚揚莫禁，有事則選耎不前，大同地方。切近偏關。偏關之與河套，初無限隔，實為虜衝，以驕軍切近虜衝，斯已著之患，且達虜往時。每於延綏固原等處為患。今獨從大同何則延綏

忠勇而大同易與也臣毋間議大同軍者輒爲拊心嗟嘆謂撫御無人至屢宵旰之懷揆度處之之方兵不爲用由不服操練不服操練由餽餉不給餽餉不給狂駭怨詈至不可言則處大同之道莫若糧餉爲急乞將大同貯倉銀米亟補軍人月糧之缺令都御史翟鵬曉諭豪强示朝廷恩信且言軍涵浸聖澤垂二百年何至一旦陸梁至此朝廷不即誅夾令爾自新鄭塞前愆又垂仁賑給此外何求仍前不悛有法而已尤有未協及於街坊肆行不遑者須

付法以警諸軍、若謂月粮未易即補、如副使胡松建言減班軍之費、以益鎮軍。未見舉行、似當酌處。又聞大同因軍不服操演、教場數處、鞠爲茂草、粮食一无、操練最急、臣以處邊莫若先處大同、乞下兵部詳議、先示輯柔之仁、繼收震讋之効、臣又聞偏關之外。套虜渡口居多。而防守無正領之兵。近畧多借民壯。改戍軍人及關內隘口。亦稍稍整集、夫少置兵不能固。而多屯聚不能給。而議者輙曰例外餘銀、恐不可繼、今之空運正非欲其繼也、解一時之兵患、備一二年

之兵食耳且動搖之禍與輸轉之勞孰大此較然者若三軍以之食喧躁主將以乞粮哀請形之外夷非所以杜塞兇殘宜令宣大將官酌議一二年常費及客兵調集之用本年解到京倉銀米或臨德等處倉粮亟爲量發該鎭以慰士卒之心壯禦侮之本儲峙旣豐尤在保障山川丘陵以爲地險王公守國者因之因其自然也故防邊者因險爲關因高爲臺因牆爲堡所以外固藩籬內資耕穫戰守相藉治邊者輒曰築城夫用百萬之力糜百萬之財使邊人驛騷而

不得輒寧者此也築之纔成虜寇潰墻而入曾不踰時而數萬歷境一年之中若未遠成百勞而無一逸永費而無暫寧也臣以修堡易修城難順用兵部主事許論邊論修築五堡鎮城兩掖二堡議募軍分駐纍纍相望犄角之勢匝月而成所謂馳聲而責實形格而勢禁也又臺堡成列加以溝塹馳驅艱難乎其所之夫懲張文錦處置失宜之變因發經久無患之策昔人稱長江天塹有時而渡若平地然故又以人爲城奈何兵士不充必資召募因癸巳大同之患常

召募竟不得人或不應募遂莫有言者不知當時為處置乖舛故也懲噎廢食良謂不然近該科建言於山東北直隸徐邳等處各召募勇敢送赴軍門職則謂軍非土著無益勝敗之數不習騎射不知山川不耐寒苦無親戚切身之讐而退有後地雖有應募者亦不可用當各就本鎮附近招來官舍居民凡趫捷之士精悍之徒俱堪收馭在足其用度加其廩餼均其更番備先鋒者為上備行列者次之久久號召分之部署當自得人不可令勾補破其家不可令役使

坊其業不可令人籍世其軍恤其疾苦懲其侵漁明
揭榜文應為永式且三晉地故多逋蕩無賴至於大
同鎮前後名為官人者多衛販興利劫財殺人掠取
市貨決制所不能禁尤恐其轉徙而為虜資請遂收
之以益邊兵漢唐邊數不減於今而匈奴之敗頡利
之禽光著史冊宋至削微猶有鬼章之捷足為美談
夫何數年以來士氣不振竟無一舉可以愉快人意
何以厭塞天下喁喁之望北虜未除 聖德浚擾二
甚雖彼之充滿方甚而邊人之憤怨已盈又虜者易

盈易畏清風店之捷也先喪氣馬文昇經畧西邊而
火篩獻俘由此觀之在經畧與力戰耳今北方經畧
莫甚於兵臣考宋止延經一路尚屯兵七十餘萬不
意今日大同止八萬餘人又分析踈散其所分地輒
不相拯狹隘之處守者以千計耳以數千當大衆河
汾之人捧土以塞盟津知其不能勝也近因山西兵
力弱甚每調榆林客兵爲應臣以榆林或不可頻調
榆林以窮困之兵宅不毛之地將士枵腹不得一飽
苟圖行粮冀免旦夕而榆林西路及魚河等處俱一

乘虛彼此受敵臣不知其所應矣要之客兵可援遠援而不可使近攻者也惟當廣募士兵屯戍有法前該南京給事中王㙊等建議欲聯合軍衆懲按伏分屯之弊臣以爲此議可用然亦在大將調度得宜夫合萬人之兵非由觀美實在得心故曰聖人御衆而無忿鷙之師是也夫屯兵雖畸零隔越及其臨敵不相爲守由平居將不卹士無踴躍用兵之志耳先令將帥給養撫恤無令虛歛所望如臣前陳足兵之策因結合兵衆彼此協應閒居則各營會聚揣形計利

執機圖勝務利器具或廣閒諜當其有事刁斗齊動烽燧相接自前爲角自後爲犄遠駐爲援雖千百營而自相呼合促督進戰不得少亂乘城拒塞布隊列陣之師總爲一體靜以待譁逸以待勞揚兵耀武可以代謀夾攻衝陣可以取捷挫其先鋒必奕不挫先鋒欲要後路此邊將之失計也惟兵部移文巡撫衙門務令整合以圖後效一見我武奮揚之功即有櫜弓臥鼓之次臣聞山西軍民殘耗墟落空疎往年已然今歲蹂躪之後塗膏草野即其變態當復愈甚原

因將帥失職橫殺生民及其死傷倘將帥懼罪閼匿其死奏報不達　朝廷縶獨不蒙存卹斯何其劇與中原人心不可稍失用防未萌開錄什一實則千百此弊不可不加澄察　陛下即命紀功官今歲所過城邑村落幾何所殺傷幾何其所殺傷請封殖其家砥礪死者且緣定將臣之罪不得掩飾冒功因錄死傷而更議賞罰則濫殺平民而虛稱首級論功加賞而止及權門停斬移其功獲取規其利如故事者當之責紀功矣此收人心一策也臣愚治邊自染醜虜

苦毒備罹幸而虜還救死扶傷日亦不足徵科日急賦稅不蠲以彼力屈不勝其求更加之旁掠酷烈之痛何以堪此該科參稱主事劉永徵糧太急乞願取回夫劉永亦非不知虛徵之罪第邊事莫先糧餉遂顓心饋輸不恤窮匱非所以稱　天子哀痛元元至意且違固內攘外之道臣思馳驟之餘今秋無望乞遂蠲免今年沿邊田粮若謂邊儲不給亦宜例外發銀如兩淮鹽銀　京師各處籍沒貲財并臣所謂工役省費皆令發解邊方以甦邊困以固腹心不宜重

徵以搖國本以上處鎮軍足粮餉廣召募督戰攻錄疚傷蠲賦歛凡六事此臣所謂責近功以紓邊患者也近該南京吏科等衙門建言屯田之利臣竊思之以饑餒就戰之兵使釋戈矛而緣南畝定猶解危急之病而方種拯病之藥也若戰守有次此亦當言然屯政之利無他去其害屯政者而已臣攷趙充國屯田自燉煌至遼東環合萬有餘里則今西北正在其中卒制西羌遂無邊患此屯政之利今沃饒併於富强荒瘠困於牛種耕歛奪於私差輸稅脅於包攬屯

地太廣。屯粮太重。剽爭無禁。疆畔不定。此屯政之害。
其他委曲事宜。在彼中詳定。難以預究。願　勅該部
將今年以前凡屯政之害。一切議除。又　勅吏兵二
部。於臨邊州縣衛所州縣。置屯田判官縣丞一員。衛
所屯田千戶一員。各兼巡邏。以防剽竊。經畫屯政。又
該省布政司分守官按察司屯田道各專領　勅一
道。督理諸司。屯田官不稱職者。嚴加稽覈。考績之日。
務求功能。勿令藻飾虛文。無益邊餉。官有專能。然後
地無餘利。兵農不分。耕戰相協。　陛下裁行甚便。近

見該部議處鹽法欲改納銀之例又該副使胡松議抑權豪杜寨賣窩買窩之弊似稍可觀然未聞果濟邊用何也曰積粟無用商賈徹業耕地荒蕪千里沃壤遂成蓁莽未易通商要之屯田鹽法實相因成政鹽法通故佃種益力屯田舉故商賈可依望 陛下即令屯田官痛革窩姦廣募正商稍益常課請吏上納者即備客兵行糧勿歸戶部添置農官而兩法兼舉臣不勝願望但增改鹽課於前須盡減餘鹽於後自先年御史秦越巡鹽兩淮謬增餘鹽希圖恩賞商

人大失其資今雖裁減尚或未盡乞議盡減以便各府空運非恒久之策鹽粮亦有限之課西北漕運不可不深長計也三代而下秦漢隋唐咸都於雍方物畢至山西又自古帝王之所都地形不變塗路具存但未之思耳西路開渠西漢隋唐咸有舊路關東汾晉之粟歲漕二三萬餘即今關陝船竹筏亦通往來其在山西者九河故道容亦可尋縱西路有龍門析津之險山西陸地尚多悉心求源開置小河亦堪短運陛下於事稍寧定之日宣召工部裁度所宜或

相平流以便水運或改陸運以避湍險或置倉庾以便輸納或造舟車以資裝運或時導滌以防淤塞當省陸運五倍之費此願　陛下存省而徐圖之遠方之事誠未易言大寧改而宣府危東勝失而大同弱受降河套隔而榆林饑今之邊瘠如人雖非患痿痺之疾亦極羸削之狀者也大寧東勝或有難爲弘治亦曾搜套邊民頗得樵牧其中不圖今日遂爲虜巢稍復故事即能拯安生民此臣所以欲　陛下委任總督官先爲振拔之策益圖萬年之計總在臣所謂

用將者也他如戈甲之制弓矢之利茶馬之政戰車之法豈有將賢而政罷者哉以上修屯田復鹽法議漕運恢邊境凡四事此臣所謂燭遠猷以圖永寧者也臣前所陳者救時之藥愉政於藥臣爾佐爾使爾君未與焉臣所謂君者何也曰一心志勤警惕也臣見數年以來在朝大臣各不相能先該給事中錢薇論奏大學士夏言尚書霍韜自相攻擊蒙 陛下警飭大臣使相和協以臣觀之和衷之德猶或未能各挾形跡之私未崇斷金之實自執所見弗能相通治

道良如人身流通則無患壅隔則災眚陸贄之言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周勃太尉擁重兵而無所能竟成於陸贄之一言諒哉流通之益也今堡伍之情不通於將帥將帥之情不通於總督總督之情不通於本兵本兵之情不通於輔臣故雖朝廷未能悉遏情傳羣策也願 陛下勅輔臣以下協恭盡能脫畧繊介而 朝廷以及方鎮由方鎮以及士卒夙夜圖維譬之同舟而防風波之患鮮有不濟然大臣嚮仰又在 陛下一心臣考本朝 太祖革胡元 成祖犁

廟庭明準則以貽嗣服德業暐絕不可名言 二祖以下天順間於也先成化間於毛里孩加斯蘭弘治間於脫羅干火篩雖稍見挫未申國威方今勝筭決之來年之一役耳燕貽無疆紹承丕顯不待再舉而定所以優養軼材爰整虎旅與昆吾之師以削跋扈振六月之伐以遏孔熾者願 陛下日寘於夷使咸稜遠揚坐收 廟勝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此之謂也臣向讀漢書見賈誼流涕太息於漢文之朝其言曰火未及燃今火已然矣臣才不逮賈誼而憂國

武過之觸情覃思已非一日極言邊情遂幾滿萬仰

祈俯賜矜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勲勒卣參閱

王鑑川文集

疏

王崇古

請發京營兵馬協守南山疏　京兵協守

照得宣府南山圍繞　天壽山之後東接薊鎮之渤（卯于奴酋從○天壽山入）海西接懷保馬水紫荊之關隘。先年宣大守固。虜騎

雖經犯宣府中西各路。游騎嘗薄鎮城左右。或蹂獨石四海冶龍門。直犯懷保延永之間。該鎮兵馬。隨路邀擊阻截。旋即遁去。未或敢近南山窺岔道也。祗因二十九年、大虜自薊鎮入犯。蹂鎮邊關內。繞出岔西白羊口、及宣大邊防漸壞、薊鎮數被虜侵、震驚　畿輔、貽憂　君父、先年督撫諸臣、深憂過計、相度南山形勢、可以列重垣、東護　京陵、西連關隘、設重險示虜形勝、始築聯墩、繼築力牆、深濬重濠、每年分地列戍遞、復召軍駐守、年復一年、足恃保障、但山在宣府

之東南虜駐宣大之邊外。自山至邊遠者二百餘里
近亦百五十里。內地各建重城堡砦。設有分守兵馬。
非無拒防。可一蹴至也。且虜聚邊外。必有形聲。哨報
先聞。旣入大邊諸險。使入腹裏重地。宣府兵馬當其
前。大同兵馬襲其後。薊鎭兵馬禦其內。勢自難騁。故
虜雖驕橫。志在搶掠。得利卽旋。原非甘冒險阻。若爲
攻戰而自取疲勞禍敗也。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掣
宣大山西之兵。專爲併守南山之計。在山西則遥遥
千餘里。士馬疲勞。遠不濟用。致疎本境之防。宣大則

內顧外疎。供餉耗費。坐失各路之守是挈門戶之兵以守堂奥弃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衛京陵心則忠矣以籌邉計。猶未爲萬全之策。夫宣大各守其境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虜境上。俾不能直至南山。而 畿輔可保。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入無忌。即可直至山後。而藩籬愈壞。是守宣大乃所以奠南山守南山乃將以弃宣大矣。以故累經言官按臣條議。皆謂南山固當守。而宣大之兵。不可盡掣。軍門不空偏處內隅。坐失三鎭之援。誠鑒於往歲山西石州

之隘。連年山大空虛。不能自固。軍門兵馬。紆遠不及赴援。連歲南山之守。未窺虜形。徒滋老師之費故耳。既經科部定議。勑臣總督。仍駐陽和居中調度。其南山之守。責之宣府鎮巡。但該鎮兵馬有限。兼備內外各路之守。委屬不敷。且連年添設守兵。分屯山後。生齒漸繁。蹊徑日闢。伊邇蔟夷。大啓戎心。向因重兵居守。虜謀坐伐。今驟減戍示弱。恐爲虜窺。令山大之援兵。既難議調。所據宣鎮撫臣議。請京營兵馬二枝。協守南山。誠非得已。臣查得南山見設副總兵一員。

及屯守兵八千五百四十餘員名。近議東路游兵一枝三千員名。春秋協防。每秋再發奇遊兵營無馬官軍一千八百三十五員名。各城堡鄉導疑兵二百五十名。自火焰山起至合河口止。分地擺守。似亦可守。如果虜形東犯。臣當提兵自西馳援。務抄出其前。總兵官趙岢。自保安提兵與同東路參將閣守中兵馬分據其險。該鎮奇游各兵及大同原議正兵官軍。即尾其後。虜雖強衆。自難飛度。但內守之兵。山長口多。兵分勢寡。必須量發京營兵馬一二枝。俾同李官李

浹邊兵相攙擺守。以壯神氣。斯內外咸備。守者拒險以待虜。戰者分道以邀擊。尤為萬全。且京營之兵聞選練既久。精銳頗衆。但未經戰陣。恐難卒用。若使更番戍邊。雖未與虜戰。亦可習見邊方之險易。閑戰守之機宜。即　先朝遣方有警。選發　天兵之遺意。具

題請旨

免遠調山西無益援兵責實戰守疏　免調援兵

照得山西西自偏頭關老牛灣黃河東岸起。東至老營堡丫角墩止。共長一百四里。是為該鎮外邊。處處

通賊。秋守邊而冬守河。極為虜衝。又自丫角墩起東至平刑關石窯菴止。共長七百餘里。是為三關內邊。中聯寧武鴈門倒馬諸關。向恃大同為藩籬。節遇大舉。大同不能堵截。每每蹂內邊諸口。直犯關南內郡。該鎮兵馬。多係腹裏衛所。素非慣戰之兵。關內城堡星散。道路四通。又難為扼塞之守。故虜入必飽豕欲軍民累遭毒虜。是有兵尚難自固。若復將老營游兵、及總兵官兵馬二枝、每春秋二防聽援南山游兵、則遺遐老營一帶各堡之馬軍、預調合營遠戍保安正兵、

則東駐陽方、去偏老三四百里、一旦狡虜擁衆直犯老營、外而奸逆之誘煽、內而遠近之無援、非惟老營不可守、即汾石隰吉諸州皆可蹂至、北而太原大川南而平陽汾石、亦可深入全晉之禍、將不可支矣、今春俺酋密謀掩襲老營。一夕即至幸哨報蚤聞、總兵官郭琥進夜趨防、兵方至城、虜即入境、向若移駐遠地、焉能速濟、近議老營堡在山西獨當虜衝、總兵官兵應議移鎮、免迭迓勞費、方俟查議、豈容復聽東援、坐失西守、歷查節年二防山西援兵三營、雖有分布

之檄、自老營寧武至保安靈蔚、迤逐千有餘里、皆係山程石澗、萬一有警、士馬疲勞、緩難濟用、向因老營不時有警、該路游兵、每次議留總兵正兵亦鮮東赴、惟北樓參將原設援兵不足三千、原調太原鴈門二營馬軍、各不等共合一營、聽調策應、臣近行前任參將牛相開報、各營原議赴援兵馬、每遇調發、路道隔遠、徃徃緩不及事、且兵非素統、爲合難用、本營逐年挑選各堡止軍、陸續買馬僉二千匹、即以本營見在軍馬、亦可東援、所遺本路各口、俟督太原營兵馬代

守庶兵有紀律將可專制東西兼濟誠得兵計近准
兵部咨據山西巡撫都御史石某具題前事行臣酌
議伏乞　勑下兵部以後薊昌有事免調山西正遊
兵馬東援留充本鎮各路防守其北樓叅將營選定
馬軍二千如果虜犯宣大中東各路聽臣調赴蔚州
廣昌靈丘一帶防阻紫荊馬水諸口如虜勢移東直
赴保慶會合各路官兵併援南山岔西各口庶兵馬
免遠道無益之調遣山西獲本境戰守之實用客糧
歲省推諉可免矣

嚴飭山西內郡兵務專責任以伐虜謀疏（專責備守）

照得山西一省原設四府關南內地分隸冀寧冀南河東守巡六道關北大同分隸冀北守巡兵備四道沿邊三關累設雁平寧武岢嵐兵備三道內外各分信地間有專奉
敕諭職兼兵備分轄各府州縣軍衛有司撫治軍民其平時選軍伍民兵修葺城堡編立保甲置備軍火器具盤詰奸細督捕盜賊催徵稅糧乃其職守每秋申嚴城守嚴設哨報有警督率有司分投收斂拒塞險阻處備供餉保守疆圉尤為專

責在邊各道伊邇虜境連年虜患頻仍責任頗大其經理邊務亦有成績腹裏各道及府州縣各官向緣虜患鮮至各以民事詞獄為職未以修防武備為重其腹裏衛所各官員冒襲世祿不通技藝剋軍營私優游坐食邊事不知騎射未慣一遇盜賊生發轉相畏避無能追捕尚望防禦虜患哉臣連年總督陝邊查照　勅諭總轄三邊四鎮文武各屬分別邊腹責成各道除詞獄民事臣不經理餘一切武備軍儲各有考成其軍衛有司歲辦錢糧完欠贓官勤惰各有

督查遵、先臣經略之懿矩、盡節制督理之職任以故
憲體昭肅武備咸飭緩急可恃、近奉移鎮之　命、山
西本屬臣鄉、民事武備夙切疚心邊腹地里尤所諗
知、歷查節年虜犯山西者十餘次、沿邊則偏老與嵐
河曲保德岢嵐寧武繁峙五臺無所不至、近關則大
原各屬忻代汾石壽陽平定漸次侵掠、城堡多被攻
毀軍民累遭毒虜、遊騎兩犯平陽蒲石霍州之境散
掠已至潞安非境諸邑、北至石州之隰。深入五百餘
里殺擄數萬生靈汾州僅餘孤城、沿鄉攻破百堡軍

民之害極矣臣近縣平陽歷汾西一路北出雁門所至荒村破堡壘壘相望雞犬稀聲室廬焚毀遺黎哭訴骨肉殘傷家業蕩廢不忍見聞虜欲既盈虜志愈肆益以叛逆黨轉相搆煽垂涎平陽澤潞欲肆深犯萬一突入太原則徐溝以南即可直上大行侵擾冀南靈石以西即可南越霍山或繇興嵐鄉寧直入石隰亦可徑出汾西俱近平陽內地處處無兵城城鮮備何恃自固且虜入動稱數萬滿山架梁彌漫奔突在邊兵馬既難力拒其衝腹裏官兵尤難責以捍

觀此知世廟詔劍如是

戰若非責成各道督率軍衛有司各守信地高城深池扼塞險阻慎固城守預遣哨探多方收斂堅壁清野人皆可戰堡皆可守使虜攻不能克掠無所獲虜既深入重地沿邊兵馬前後邀阻必有斬獲自將遁去免復垂涎深入矣必須查照陜西議定事規每年春和各道各將所屬城堡嚴行有司逐一踏勘舊修者是否城高三丈之上城濠深闊二丈有餘門樓橋舖敵臺角墩有無全備或責派軍民或量動官銀嚴限責修務及秋完仍選熟知道路土官逐境踏閱何

處通虜要路可以斷塞。何處受敵戰場。所當防範。何
山險隘。可拒而阻遏。何溝紆深。可伏而邀擊。何處可
張疑以攝虜。何處可屯兵以示備。何處曾經虜患。民
力可守。當令自固。何處僻在腹裏。民力脆弱。當設援
兵。軍火器械。衣甲遮牌。凡守城禦虜之具。缺者補造。
必多精完。無者修製。務極堅利。州縣大城湧珠連珠
三眼快鎗。大小火器千餘件。火藥二三千斤。鄉村城
堡。各五七百件。火藥各千餘斤。各城堡內外之守。選
布有略。擊刺射打之法。訓練精熟。備查所屬軍衛官

馬。州縣有馬民壯額數。清除役占。選取精壯。編成伍隊。擇取知兵素任邊方軍職。專司合營訓練。每衛所或千人。或五七百人。每州縣鄉保各千餘人。各分技藝。各攢伍隊。間日操演弓矢盔甲。務各完備騎射放打。務各中把。各存兵籍。仍將衛所各官。各分布城堡責令隨帶教師教演火器守具。每秋定擬各道本境逼近太原大川及西路石隰等口通虜衝要處所駐劄居守。即將素練軍兵。或分布要險。或統駐境上。果虜騎入關。分援城堡伏守邀擊。雖未能戰却大營之

虜亦可擒斬零搶之騎虜知內地有兵城堡堅固必
不敢肆志攻圍遠越山險矣節年撫臣雖嘗分布責
成向未題奉　明旨上下玩愒率視故常今歲虜勢
異常秋防期迫各道缺官兼以文場典試必須撫臣
酌量地里之險易定委各道以署管或即擇各府佐
貳分投經理虜衝州縣正官免取科場供事即如昔
年汾州知州齊宗堯初出試場急回防守始保州城
虜寇衝劇之地守土者不可不知或以晋謁各臺而至城虛失守者
稍遲三日幾至陷沒其餘有司責以專城之守示以
失陷之罪戒其驕縱慢令之暴考以武備修守之略

以定其賢否。如或恃才妄作。傲上虐下。以搏擊爲丰裁。而不恤民隱依甲科爲怙勢。而不修武備。致有疎虞者。聽各道指名參呈撫按、及臣軍門、定行遵照勑諭、應拿問者逕自拿問具奏、應參治者、會同參究、庶可保安全晉生靈、免罹毒掠虜患。臣亦知督臨鄉土。若可襲故事。苟成厚道。但目擊軍民之害。剝牀及膚。武備之弛緩急難恃。桑土綢繆之防。當先陰雨。待虜伐謀之道。必於未至。即如石州之陷。州官全家殺戮。督撫蒙辜。該道遣戍。上下交禍。悔將何追。伏乞　勑

下兵部議行山西撫臣查照陝西事規分道分境責成修守永保晉氓坐伐虜謀雖蒙怨招尤義所難辭

禁通虜酌邊哨以懲夙玩疏　資哨行間

照得大同各路逼近虜巢向緣將士怯懦虜酋貪狡通人買和未貢市已前有此弊矣索賄買和苟延歲月甚至沿邊各堡有月錢之科派大邊墩哨有分帳之買賣坐致烽火不明邊防大壞虜入則墩夜無傳虜出而砲火始發各該叅守信地不嚴巡哨零寇不敢追逐擁兵閉門耕牧盡廢彝遇虜入小失則隱匿不報大虞則虛張虜聲以十百為

千萬動稱兵寡難敵以媚虜爲舊規詐稱追逐退遯釀致沿邊軍民畏避殺虜甘心出辦財帛希求苟安間有一二有志忠勇誓絕交通敢事迎戰者衆疾其不類多方譖擠甚至誘陷喪生衆反爲監邊紀陵夷藩籬破壞蓋亦有年虜欲亡厭虜志愈驕邊堡日益孤危邊民歲益窮困國家歲以內帑列省百萬之軍需養數萬守邊之將士不足攝虜衛國反以資虜損威不忠不勇罪然何逭臣履任一月歷查大邊墩哨每墩十二名二邊每墩七八名俱月食糧二石三邊

內地接烽每墩三五名月根一石四斗五升因地里之遠近爲入糧之多寡良以大邊遠駐虜巢時被攻殺故優其糧賞厚其優恤恩至渥也訪得大邊哨軍每二人貼一全不坐哨專事交通時以糧銀私買貨物深入分定虜帳交結酋婦展轉圖利間得虜情匿不實報凡我兵動定預爲虜傳各路叅守等官選哨既不擇人稽查又無嚴法聽其往來傳泄反爲虜用是每墩以二十四石之糧銀養十二人之奸細將焉用之臣即欲盡掣大邊墩哨歲省萬石行糧收回墩

軍自備防守。衆議以爲此輩雖多畏虜結納亦有懷忠實報。每遇大舉聚結虜形及虜中密謀尚可先傳各營。深哨丁夜到墩尚知進退。一旦盡掣則哨丁不敢遠出。遊騎將日近三邊防範愈難。臣反覆思惟兵家云。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生間可使如期而知敵之情。今欲選間入敵勢所不能。必須先知

此輩既能通虜可爲虜用亦可爲我用

虜情。方可投機行間。此輩雖鮮忠勇頗閑虜情。因用爲間亦可得力。要在厚其資糧。俾可用餌虜不受撲殺。嚴其選查。俾畏法如敵。不敢欺誑。是亦兵家所不

廢議行大同鎮巡通查各路大邊遠墩若干每路止存衝險一二餘俱撤哨免發各路各選本城忠實老練有妻子身家軍夜二三十名分為班次一月或兩月一換每墩哨軍五名夜役二名令各相保結報實虜情一體給賞誤事者同受責罰除原支行月糧二石外即以節省餘墩它軍行糧之銀每月給銀三兩以充買道餌虜之資即如各邊撫夷故事免令分貼買閒無事聽其深入虜巢招降間諜密察虜情有警聽其專夜傳報預我斂備每次出邊必給號票差官

押送三邊驗實糧米衣物無容夾帶軍火違禁貨物
點名放出返報必繇暗門驗實放入毋容私自入城
及家口不時近邊供饋傳泄虜軍數既減人心可齊
法令既嚴傳報可實恤賞既厚撲殺可免耳目不失
而招降反間次第可行矣其沿邊將領如遇小警敢
有傳報不實虛張虜聲惑亂兵機者聽臣查實先將
各中軍寫字哨瞭墩夜拿送軍門以軍法重治將領
等官指實參究輕者遞降祖職重者革職治罪原係
爲事官者照原犯發遣有能追逐零寇保全本境者

聽行旌薦或加陞俸級或贖免前罪如仍通賄媚虜開門觀望者參拿問死廢法令昭赫而夷夏大防可漸振起說者乃謂虜以得賄爲分定猶可稍免不嘗騷擾一旦禁革恐虜欲不遂日肆侵軼邊患愈滋臣思虜性貪躁虜衆散逸節年貪受結納者號稱走邊之猾騎衆亦有數而遠無求索者尚衆虜若久索不得必將厭遁且毋次大舉深入何嘗因賄可免是通虜者乃以搆虜而絕虜乃以自植若沿邊之守可固

批此如鑑川之主貢市蓋有長策制之非以結虜

諸將兵勢相連使虜小入則各自爲戰動遭挫折大

固目前之安者

舉則堅壁清野合兵奮擊難遂飽欲春冬或選銳出奇搗其巢穴秋夏務拒險厲兵禦其深犯虜將相戒遠徙何敢復冀牖胯耶但貲哨行間事出創建絕虜致寇勢所必至若非大破常格寬其文法則諸將既懷苟延安便之私復憚多事查參之罪亦將搖首觸禁莫敢奮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酌示機宜俾臣與該鎮鎮巡諸臣圖惟更始庶重鎮可漸保而邊防可慎肅焉

覈功實更賞格以開歸民向化疏　招徠勝人

先准兵部咨前事該總督侍郎翁某題議照諸邊頻年招引人口率皆中國被虜奔命投歸各該將官中間或有陰縱家丁悍卒戮歸人以冒陞賞者有家丁悍卒守墩出哨通同擅殺捏報將官而將官反為庇護者又有歸人叩邊墩軍不在或坐視而不肯引送歸人出不得已乘空而入經過地方有司盤獲因無左驗誣為姦細而竟坐以斬者傷天地之和阻來歸之路虜中消息不聞而黨類日熾職此之繇必嚴殺降之誅重招徠之賞歲終各該官員將招過人口開

極切並衆頓亦辭此緒張

報兵部。總計總兵官招至七百人以上。叅將至四百人以上。守備把總備禦官至三百人以上者。各議陞一級。不及數者。照常給賞等因。又准兵部咨該前總督王某題前事、該本部議擬覆奉　聖旨。這招回人口、叅將守備等官、各自効力、難得數多、總兵官合集衆力、數多為易、今後叅將每四百名、守備等官每三百名各陞一級總兵除七百名、陞一級外、再多者計數加賞欽此、又准兵部咨前事、該前總督右都御史陳某題稱大同山西副總兵官、各有分轄地方之責、

以來招撫降人如果數至五百名以上諜陞一級不及數者照常給賞節該本部覆奏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訖臣自奉 命移鎮之初遵照 詔旨幷題准招降事例一面嚴禁殺降通虜之弊一面刊發紙票通行三鎮將領各置木牌徧揷沿邊通賊要路示諭被虜軍民及西番苑喇黃毛人等若等雖有中國外番之不同皆遭北狄驕虜搶虜家口被其殺害財畜被其刼掠分賣各帳男子牧放挑水打柴婦人採皮擀奶備極辛苦常遭不道賸酋狠毒割打

各懷怨恨。不敢脫身歸降。恐逢追殺。又被板升逆犯媢虜遮攔。反仇中華。逆天犯順。理數當誅。即今 聖明御世。逆虜數窮。天心悔禍。神人效靈。大雪烈風嚴霜震雷。冬春殺草揚沙。牛馬多死。天降酷罰。老酋殆斃。神靈其厭。朝諭九鎮。選練精兵百萬。火器千般。一二年間。奉行天伐。分道出邊。掃犂虜穴。凡爾被虜華夷。各懷滅虜之憤。當攄效順之誠。矧爾被虜軍民。本吾赤子。雖被板升諸逆誘陷虜中。豈無天理良心。清夜仰天。能忘戀土。示諭爾輩。各宜共仇驕虜。各思脫

禍有力者或殺獲虜酋例得加官進爵賞銀各千百兩立致富貴有謀者或勸道諸人歸順數多亦同爵賞其餘獨力不能謀爲者各覘機便或馬步投邊或率衆歸正自有應得賞恤如仍畏避執迷甘爲虜中奴僕或聽諸逆反役虜地耕納人心已死天道必誅將來進兵盡從勦殺投生無門悔將何及凡識字者密傳與不識字者中國人傳與西番黃毛尾喇諸種一體知悉及責成墩哨通夜設法招徠去後今據前因臣查得三鎮一歲共招徠男婦二千二百二十六

名口騎來馬駝騾牛二千三百五十三匹頭隻中間精壯男子願充通丁者查給月粮令其隨營報効老幼併婦女願告回籍者俱給脚力口粮差人伴送寧家馬匹頭畜令各自行變賣仍加優恤外爲照宣大山西均屬邊鄙實被虜華人南歸之路昔緣不肯將領殺降冒功坐致歸人絕跡淪没虜中先臣洞徹弊源有此建白一時人頗知儆畏仰荷　皇上好生之德屢頒　明詔廣示招徠臣自涖任之初奉揚德意再四申飭是以虜中喁喁向化傾心歸正者不獨華

人接踵而來。夷種亦多舉帳效順。節據降人傳報虜中諸人節將臣招降牌諭。密相傳記。或相對感泣。故一歲之間。歸降數踰二千有奇。至于酋孫那吉之降。

那吉之降不另題請止于歸正人疏後帶出以未知朝議何如也

尤爲熙朝盛事。所據各該官員。既有前例。相應題請

爲夷酋欵塞酌議事宜疏

受款事宜

臣會同巡撫右僉都御史方某議照封疆邊事。臣等職任攸關。夷狄歸降。國家體統所係。詎容輕率。馴致貽患。歷查虜酋俺荅擁數萬之衆。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夷。侵擾邊圍。最爲強横。把漢那吉。的係俺

答親孫素所鍾愛。乎時驕貴。非諸夷之比。今乃祖孫相忤。輕弃其親。千里來降。夫豈人力所致。茲蓋恭遇

我

皇上神武不殺。至仁無敵。格天心之助順。攝外夷以來王。適虜運將衰。神厭夷德。使之蕭墻啓釁。骨肉叛離。致此內變。臣歷考古昔漢唐盛時。夷狄歸附往往有之。當昔處置。互有得失。謂其異類。因而殲之者。固非王者大一統之仁。矜誇好大。寵幸逾制者。尤非尊中國攘夷狄之義。非仁無以柔遠。非義終以召禍。古有明徵。今可爲監。茲把漢那吉之來降。雖若甚

平論古事深爲得宜

微其關係華夷之分實當慎重始之不謹將貽後艱臣等再思把漢雖俺酋之孫乘憤而來黨與寡少非率衆歸附之比但宜給之宅舍授之職銜豐其餼廩易其服用以悅其心嚴防出入禁絶交通以虞其詐誘之以話言示之以大義攝之以兵威亂之以醉酒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爲錄用俾其自效若俺荅果肆勒兵近邊索取則明行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因與爲市責令俺酋將版升諸逆賊首趙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口悉放南歸然後優加賞給

以禮遣還。一以陰中其老牛舐犢之思。一以潛奪其兇頑咬噬之氣。彼雖豺虎。寧不知恩。晉通獍梟。亦獲正法。策之上也。若俺酋倚恃桀傲。稱兵强索。不可理諭。申飭諸將。嚴兵固守。隨機拒戰。俾再遭挫折。必思悔禍。（得力在我守禦有餘則恩威可以兩行）如構患無已。則明示盡殺以撓其志。彼若望其生還。必懼我之制其死命。其心既奪。其氣易沮。計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策可行。策之中也。若老酋昏悖。不顧其孫。弃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訓以德禮。結以恩信。（假使俺答弃而不求則一時或以爲無關輕重故引淡事使之外出於實制虜之一奇也）如歷代待外國之質子。其部下餘衆。有相繼來

降者。就於各邊從便容收駐。牧責令把漢統領。略如漢人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老酋既死。其子黃台吉必兼統其衆。因將那吉加以名號。送還本土。令其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舊存部落。見故主之得歸。勢必嚮應。黃酋聞其姪之復反。勢必忿爭。彼若兩族相持我則兩利俱存彼若互相仇殺我則按兵稱助蓋推亡固存。把漢必知懷德。掖此扞彼。黃酋亦自畏威。在彼將無暇侵陵。在我亦遂得休息。策之終也。若循習舊例。安置海濱。使之抑鬱愁苦。不過爲中國禁錮之囚。

使老酋聞其生存。日切南望。侵擾不已。後雖曲處。徒取夷輕。尤不宜給配諸將。使之隨營殺賊。立功報効。彼恃驕貴之素。不受驅策。駕馭失道。怨望斯生。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悔。均非長慮却顧。禦虜安邊之宜。再照那吉之降。本以少年未敢自決。皆係本夷乳母之父夷俗名爲奶公。各夷視同親父。即夷名阿力哥者。主持其行止。若可各賜一官。以慰其志。尤鼓舞之大機。使遠人遂歸化之心。黠虜得制禦之略。伏乞 勅下兵部廣集衆議。如臣等所言不謬。酌定機

安。覆示臣等相機禦防、庶國體尊崇、恩威廣被而封疆獲寧謐之休矣。

爲北虜納款執叛求降疏　　納款機宜

臣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方某議照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聖王法天、治大一統、惟茲北虜、種類寔繁、稟氣剛厲、帝王不能臣、歷代不能綏、自古爲中國患、始盛於六朝之分治、再盛於胡元之混一、天命　皇祖、掃除逐北、復中華帝王之統、再命　成祖三犂虜庭、奠萬年夷夏之防、二百年來、每緣胡運之盛衰馴

致邊疆之安危在弘治初年小王子尚有自大同三貢之例先撫臣許進誌錄具存在嘉靖初年亦嘗開馬市數年稍示羈縻制御之策聽其強弱去來惟有因其勢而禦防之耳惟茲俺答黠酋雄據漠北侵擾九邊攻城陷州越關犯薊其收用中國妖逆搶虜番夷部落年逾六十衆至十餘萬東脇朶顏三衛爲嚮導西調河套吉囊子孫爲羽翼歲遇秋高狡謀糾犯震驚 畿輔流毒九邊征之勢難蕩平禦之每患寡分兵疲于入衛財匱於供邊仰厪 君父之憂下貽

軍民之害皆此酋為之禍首茲者仰仗 天心助順
聖武布昭孽孫那吉偶以小忿而求降撓子黃台吉
既肆突犯而被挫遂使老酋坐伐强索之謀頓興效
順之念臣等適當其難身任其危仰遵 廟謨晉同
撫鎮多方宣諭委曲開誘當老酋厭兵悔禍之時適
黃酋畏死戒侵之運既已投詞納款仍各專使懇乞
冀得授一爵之寵榮永為 皇明之藩夷查照國初
忠順王舊制及西番土酋番沙壇滿速及沙速王近
例似應俯順夷情量為封錫定其歲貢之額期示以

賞賚之等第俾其統率諸酋各居漠北永爲番國免
貽邊患聿光　皇朝大一統之盛治式昭　聖明賓
四夷之至德在　朝廷不惜一命之渙頒於國威爲
益振在邊疆可絕驕虜之侵擾於國體爲益尊責以
執送叛逆許以生還那吉并黃台吉亦如那吉量授
一官以固結其父子祖孫之心是假以位號以羈縻
胡虜非以鱗介而易我冠裳也但封錫之典上關國
制未可輕允或先給二酋以賞賚嘉其納款之誠責
令另具眞正番文如各國體式奉表稱臣後議封爵

先令執送逆犯趙全及弟趙龍丘富孽子了頭李自馨劉四劉五其周元楊孟秋俺答既稱各以軍民被虜原未教誘攻戰伊欲留用寫字姑容在虜令其書寫番文教道禮式先許遣還那吉以昭威信其善後之圖責在疆埸既須慎始尤當慮終夫夷狄之服食雖與中國異而日用之布帛鍋釜不能不資中國以為用故連年深入搶鹵凡民間鍊器衣物無所不攜令一旦許其通貢則酋首歲有優賞自可充用絕其搶掠則虜中萬衆衣食將無所資而沿邊刁搶鼠竊

之患勢必難免故虜使於乞和之初即有求討鍋布之懇必須許以市易以有易無則和好可久而華夷兼利查得各邊如遼東開元建昌肅州西番諸夷限其開市之時月估其物價之定值擇其邊外近地各設守市官兵許其兩平貿易以濟華夷嚴應禁火藥兵刃諸物通販之禁立奸民圖利詐騙之罰庶虜衆不困於衣食而鼠竊之患可免矣再照夷虜之性鷙悍而狐疑兵家之機易失而難轉今老酋急於得孫誓絕犂言矢志納款冀得名號雄于醜類若一失其

望刑孫亦不恤而憤必狂逞雖防禦之具未敢坐弛其疆場之擾勢必延蔓伏乞 勑下兵部會同禮部廷臣早爲集議定擬上請 勑示臣等遵奉施行豈惟趙全等叛逆卽可立致正法則俺荅未死之年那吉承繼之後必將感恩思報誓絕侵擾疆場幸甚臣等幸甚

酌議北虜封貢事宜以尊國體疏　北虜封貢

先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北虜俺荅遣使納款乞封通貢獻逆求孫誓不犯邊臣等據實會請隨蒙 勑

下兵部覆議奏 聖旨是虜酋既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進封進貢一節着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欽此欽遵隨於本月初八日俺答執送逆犯趙全等八名到邊臣等已於本月二十二日將伊降孫現在那吉遵 旨以禮遣還訖續據俺答復遣夷使執文來謝申訂前盟仍請討表式表箋臣許以咨行禮兵二部定議查發及侯咨部請發韃靼館譯字生待其表使至日以便譯處間查得俺苔原來番文內

雖於臣等俱頓首稱謝但稱吉囊大把都未肯意會
伊父子部落四萬永不入大同地方中間似有詭譎（不入于東欲掠于西也）
推諉之情且老把都係俺荅親弟部落三萬餘見駐
宣府三衛迤北吉囊係俺荅故兄夷名其子孫吉能
等衆酋盤據河套河西為陝西延寧甘肅之害俱係
俺荅嫡親弟姪其親族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
等酋俱各分駐山大沿邊尤為俺荅本統親枝設有
一枝未附即可推諉為奸必須俺荅大為會合同心
内附在俺答行輩為尊衆莫敢違或可封一王號其

各酋長必須各授一官。如三衛故事。方可羈縻衆酋。免復東西窺犯。臣即面命各夷。仍書宣諭。傳示俺荅。務令會合老把都吉能同表進貢。方爲准請。其土蠻一枝。原係俺荅各夷故主。近伊恃强背負。每思讐殺。今俺荅自稱彼力不能招徠。臣訪得老把都外與土蠻交往不失。內與黃台吉親依尤切。本月初五日。適

俺荅與土蠻交惡老把都與土蠻相善可謂深得虜情

黃台吉差真夷來謝。臣亦諭令會合其老把都。傳示土蠻。同爲內附。雖土蠻從否難期。亦可破三衛交搆之私。散土蠻來歸之念。果俺荅各酋既已來歸。則土

蠻之勢自孤而薊鎮之患可免即如今秋俺荅諸酋一不東行則土蠻聚兵止犯遼左未敢復窺薊昌蓋土蠻每資俺黃諸酋之兵力爲輕重而河西吉能部落尤依俺酋爲聲援故必令會合諸酋方可允其錫封許其通貢均弭九邊之患否則一枝未附即可推諉爲姦屬情多狡有難遽信今據俺荅糾合老把都吉能永邵卜各部落議允內附各遣夷使一十八名仍賫番文內開俺荅俱已糾會各酋同心進貢各令夷使於本月初十日見臣示信臣督同總兵官馬芳

兵備參政鄭洛、副使劉應箕、廖逢節、詳審各夷執稱各酋俱知　聖朝曠蕩之恩、悔從前侵擾之罪、以後願戒不犯各邊、專心通貢開市、以求華夷各遂安生、情已真的、臣復諭以須各守盟誓、不許背逆　天道、敗盟負恩、自取征討、各夷對天發誓承允、問隨據吉能夷使八名、懇稱自今以後、河套各酋誓不犯邊、但各鎮兵馬、慣事搗巢趕馬、恐失大信、今願傳諭榆林寧夏固原各邊外住牧虜賊、不許擾邊、仍乞臣傳諭延綏榆林寧夏固原莊涼各沿邊一帶將領、不許遣

丁出邊遠地燒荒趕馬搗巢共結和好臣思夷狄之狡性難馴。朝廷之法令當一。臣今既要俺荅合各酋同事納欵誓不入犯必須請 旨行各邊禁止搗勦庶可昭 聖朝之威信大慰夷心絶搆怨之近圖。永弭邊患其表式譯字生之議發節准禮兵二部咨開查無各國體式聽臣自撰給虜譯字生必須臣題請方可議發臣方咨請之時日望各部據爲議題給發已約各夷尅期來領今夷使再至而部議未發臣將何以應虜除摘留夷使數人在鎮守候仍遵照

明旨分投差人行陜西督撫諸臣各照節年事例愼戒冬防一體暫免出邊搗巢赶馬以安夷心共俟通貢外伏乞　勑下該部查照施行

再奉明旨條議北虜封貢疏　北虜封貢

兩事情寔不同議者未詳故引以比論

臣查得先年開市之議起于逆犯仇鸞媚虜之私故虜志方驕而叛盟搶市之禍立至今日乞封之議起於老酋老年厭兵悔禍之情及感戴　天朝歸孫賞賚之恩既納款乞封爵於求孫之始復遣謝請表式於得孫之後遵訓糾合其弟侄傳諭各部落永不犯

駐塞候命頓首稱臣蓋非昔番兩地為市廢國費財
玩寇自寬之比虜若奉職通貢國制即有待各夷國
之常典彼若叛盟不至各邊自有邊防之守具撻伐
之兵威何能要我難繼干預我中國之邊備耶況且
今次虜酋納款既非請開馬市其中議開市一節如
遼東開元廣寧開市聽夷商自相交易亦非以官為
市糜費京運銀段之比已行三鎮鎮巡各道將領等
官查照節行逐一從長計議各夷乞封通貢作何規
制封疆內外作何界限開市有 先帝禁例必難復

行其今次通貢事理有無與開市相同查照弘治年
間北虜通貢事理應否准許問准兵部咨為循職掌
陳愚見議處國家大計以圖萬世治安事該兵科都
給事中章某等題稱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懲前方可
以善後謹始乃所以慮終方今四夷之中北虜為強
而北虜諸酋之中俺答父子為最頻年以來擾亂我
邊疆蹂踐我人民荼毒之慘所不忍言幸賴天心助
順宗社顯靈　皇上神武宸斷主持于中邊臣宣力
效勞區畫於外啓那吉之慕義來降致俺答之執逆

奉獻使叛逆賊子，明正典刑，伸中國之氣，懾遐裔之心，誠爲處置得宜，無容別議矣。但修表稱臣進貢開市一節，利害禍福，所關於國家者甚大，臣等反復思惟，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方其强也，雖漢唐全盛之世，且不免平城之圍，及其衰也，當元成積弱之旹，亦嘗有稱臣之舉，故自古帝王之於夷狄，來則拒之，去則不追，惟治之以不治而已。今俺黃諸酋，控弦擁衆屯牧邊外，不下數萬，其强可知。近以伊孫那吉得遂生還，又蒙 聖恩賞賚撫恤，恩威並著，渠乃因欲奉表

稱臣入貢開市。固諸酋懷德畏威之心。而其實亦欲假此以邀中國之利也（此亦夷人本心）臣聞非虜不耕不蠶衣食之用資于搶掠。既云通貢則在彼當有進獻之儀在我當有撫賞之費今當議和之初正宜講求之際假如進貢人有若干在何處候　旨撫賞當有幾次用錢糧幾何或酋首雖不犯邊而零賊侵擾者作何區處或部落潛入鹵掠而推諉別賊者作何禁止至于馬市一節先年已曾准開不旋踵而即渝約叛盟已蒙先帝嚴旨禁行矣今俺荅乃復以此爲請臣等竊料

狠于野心必不能如約縱諸酋如約而羣虜鬨然規利勢亦不能使之不叛也凡此皆今日所當講究酌議者乃總督王崇古奏內曾未見明悉前後事宜臣等職掌所關竊以爲此舉乃國家大計宗社安危之所係不厭詳悉慎重此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隨該本部議覆仍行臣查照本部該科先今題議事理逐一從長計議停當作速具奏定奪等因備咨到臣職反覆細玩叅爲邊情重大必須裒益衆議庶爲停妥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但兵家之事勢難遥度而邊方

之舉動必邊臣之親閱夷情者乃爲周知即此俺答請封乞貢一事職戴罪陽和日與總督王某計較論量盖亦籌之熟矣懸爵位之虛號以邀荒裔之臣伏開入貢之舊道以給狂虜之奔趨定交易之規則以示中國之羈縻古今控馭非虜之上策恐無出於此者 陛下之視崇古豈爲輕躁之士而寡謀之人哉夫夷狄之爲中國患從古以來五帝三王未有能臣之者今一旦攺慮輸誠求欲內附稱臣上表乞貢索封兹乃 天地 祖宗之靈 皇上恢弘之烈願可

以輕阻之哉而議者比之於馬市職竊以為過矣夫
往年之開馬市者虜騎充斥憑陵中土逆鸞受　世
宗皇帝之重委不能建功沙漠乃為此媚虜之計欲
以此中俺荅之欲以求緩旦夕與宋之納幣何異其
事既不出於俺答之本心而益以起狂虜之驕志是
以東堡交易西堡殺人虜焰日熾莫可收拾往事具
在卷籍者可考也今俺答卑詞遣使奉表稱臣自比
屬國如西漢左賢王之例其兩次貽書於督撫殷勤
請託非如昔日擁兵壓境挾其驕横之勢而坐索也

其夷使之來者。稽顙請乞。俯伏階庭。非如昔日倨傲抗禮。奔走中國使臣而奴使之也。故每一會審。職與督臣竊歎。以爲呼韓稽顙。單于接踵。古今聖帝明王之盛。復見于今日。非我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精誠上格。神化覃敷。曷克致是哉。職封疆之臣。非不能爲大言抗絕。以聳動 宸聽。但俺酋旣已兩次遣使。若重爲拂逆。非惟阻其向化之念。抑亦挑其忿憾之心職恐邊方自此又多事也。盍許其通貢者。非恃其和好。幷中國之防範戰守之具而悉撤之也。掩荅果向

順也。年年進貢。則華夷得所。中外兩安。即此此天未陰雨之時正我綢繆牖戶之日自此修頻年不可修之堡。自此耕塞外不可耕之田。自此練春秋不可解之甲。一年安靜。一年之修備也。十年安靜。十年之整頓也。萬一俺酋弗率。違背前好。侵我邊疆。即將閉關絕使。整戈秣馬。與之馳驅疆場。今其稽顙向順。乃拒之而不納。及其跳梁怒背。又撫之而不能。不幾於朱策耶。伏願　陛下大奮乾綱。主張於上。輔臣昭鑒。贊翊於中。成此古今帝王未有之鴻烈。光昭千萬世無疆

之曠典誠邊方莫大之幸也